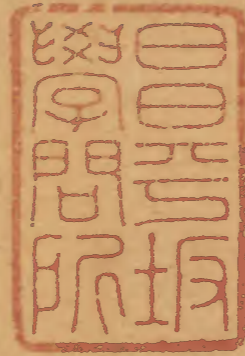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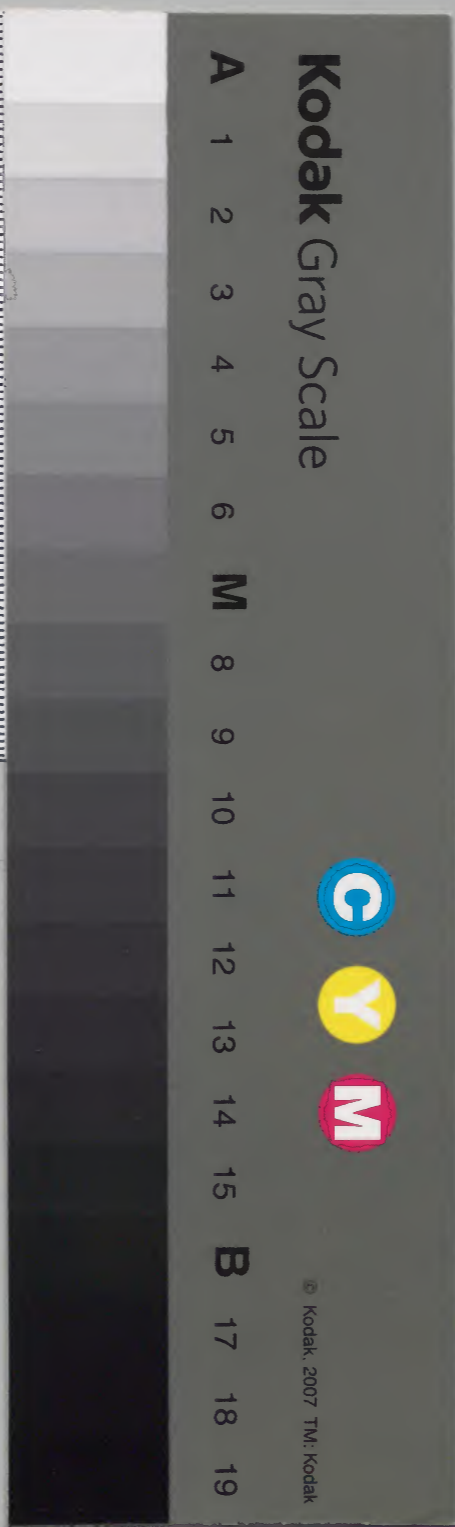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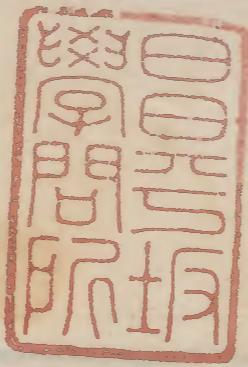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百七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79)
函號	別 14 1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一

服章部八

淺草文庫

單衣

中衣

曲領

方領附

衽褌

圭屬二音

款

井音

鞞囊

釋名曰單衣無裏也。方言曰單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牒閱之東西謂之單衣趙魏之間謂之左衣古謂之深衣是也

王制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人深衣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準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脇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員繩

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齊故規者行率手以為容員
絕抱者方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下齊以方如權衡者以安其志而平其心也五法以施故聖人
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
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旅軍

又儒行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鄭玄曰縫猶大也大掖衣
大袂單衣君子有道範者所衣也

漢書曰江充召見上衣紗縠單衣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大
也後垂覆帶半之也

又曰趙王彭祖為人巧佞持詭辨以中人每二千石至彭祖衣

皂布單衣自行迎多誤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韓

輟書之

又曰蓋寬饒左遷為衛司馬未出受門斷其單衣短令離地躬
接行士卒茅室

後漢書曰馬援為隗囂使公孫述感陳陸衡以延援入交拜禮
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東觀漢記曰都作蒼史記曰蒼布千
尺前去音義曰蒼布白也

謝承後漢書曰陸宏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兒喜着越衣布單
上見而好之自是常勅會稽郡獻越布

又曰陳晉尹苞字延博與同郡范史雲善二人俱貧出入共一
單衣到入門外苞年長常先着單衣前入須臾出解與史雲

魏志曰晉四時祭祀在遼東時布單衣親薦饌

王隱晉書曰梁孝王形宣帝子將單衣補車恇以為清參軍王
銓曰晏嬰大官稱清者以為御食七百家也公無此費宜美衣
服使內外相稱晉書曰桓溫廢東海王王着白恰單衣步下西
堂群臣拜辭莫不歔歔。又曰簡文初立于朝堂恨着平巾幘
單衣束向拜受璽綬。又曰王遵傳蘇峻平後帑藏空竭庫中
唯有練數十疋賣之不售而國用不足遵患之與朝賢俱制練
布單衣於是庶翕然競服之練遂貴端至一金

晉令曰朝服皂緣中單衣。趙書曰勒參軍周承為館陶令斷

絹數百疋獄以八坐議宥之後每誤大會使俳兒着介幘黃絹

單衣優問曰汝何官答我本為館陶令斗數單衣曰正坐是故

入汝輩以為本笑事具樂部梁書曰劉曇靜母亡時天寒曇淨身衣

單布衣芦於廩所晝夜哭臨不絕声

又曰張稷為吳郡太守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蒲水陸
綬單衣裝徑還都下人莫之知其卒素如此

董巴輿服志曰羽林左監虎賁冠騎着紗縠單衣

又曰虎賁武騎皆衣虎文單衣囊已歲獻織成虎文

應邵漢官儀曰謁者皆着緇幘文冠白絹單衣

徐野民車服雜注曰元帝詔陳郡王隱侍詔着作單之幘朝望
於著作之省。又曰天子郊祀釋奠中單衣絳緣其領袖其朝
服皂緣也。燕丹子曰荆軻把秦王乞听琴声而死召姬人鼓
琴声曰羅縠單衣可製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
齊桓公夜出迎客寤咸叩牛角商歌曰短布單衣適至釐終朝
飲牛至夜半仲長統昌言曰蘇子訓不知何郡人到陳公舍自
云今日當死陳公與之一着單衣于是入室寢日中果死傳子
曰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失杯而汚之偽怒解衣而
燒之垢燼火滅絜然潔白

世說曰王戎性儉為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陳晉著舊傳曰祐為膠東相晉夫孫性盜富民錢五百為父市
衣父恐便以單衣詣門自謝祐以單衣遺其父

梁冀別傳曰冀作狐尾單衣上短下長

邊讓別傳曰讓才辨後送孔融薦讓於武帝曰邊讓九州之被
則不定為單衣禴禘則有餘

揚處別傳曰魏文帝令處着布單衣侍以賓客之禮

拾遺記曰漢末羽山之民獻赤布梁冀制為衣謂之丹衣而史
家云單衣則今縫掖也字異声同未知孰是也

神仙傳曰曹公欲殺左慈將出市忽失慈所在乃閉市索之曰
一目眇着葛巾憤單衣竟不知所取

搜神記曰永嘉以來士大夫競服生單衣識者恠之曰此古練
縗之布諸侯大夫所以服天子其後恣懷晏駕

馬融遺今日穿中除五特衣但得施絳緇單衣

中衣

禮郊特性曰繡黼丹朱中衣士大夫僭積

鄭玄曰注綉讀為緇也衣服即今中單衣

董色漢輿服志曰祀宗廟初玄絳領袖為中衣絳袴袷示其赤
心奉神五郊各從其色。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郊祀釋幕中

衣以絳緣其領袖其朝早緣魏官儀曰早緣領袖中單衣

會稽典錄曰鄭玄為縣普夫民有兄弟凡錢者未還之嫂
領詣弘責中單為叔還錢兄聞之慙遣婦責錢還弘不受

曲領

附方領

釋名曰曲領上橫壅頸其狀曲也

禮曰衣曰曲袷如矩以應方

袷曲領也古者方領

後漢書曰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馬援兄况勃衣

方領能矩步

前書音義曰領下施領正方李者之服也

衽褱

廣雅曰褊長褊也

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袿其下重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褊屬也衣裳上下相連屬相也

徐廣輿服雜注曰今皇后廟服袿褊太衣

後漢書曰和熹鄧后性儉約每有燕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

珥光彩裳鮮明

說文曰簪竿也珥珥以玉充耳

后獨省其無飾其衣有與陰居同

色有即特解易

南史曰南岳鄧先生名郁隱居不仕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並着絳紫羅繡袿褊年皆可七十八許

傳毅舞賦曰珠翠灼爍而炤耀華袿飛稍而雜織羅婦人即張

君平與妹憲書曰念諸里舍皆富財賄袿褊襲蔽紛華照耀於

是之際想汝懷抱

款

釋名曰款解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齊人謂之巨巾田

家婦人出至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為名也

又曰跪褊跪特褊然張也

尔雅曰衣蔽前謂之褊

今蔽膝也

易困卦曰朱款方來

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

礼曰一命緹款黝衡再命赤款葱衡款之言蔽也緹赤黃之色所謂款也

又曰款君朱大夫素士爵款款以言蔽也以為之象也圓殺直日評制

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對角士前後正駢下廣二尺

上廣一尺長三尺又明堂位曰有吳氏服款夏后氏服山殷火周

龍章鄭玄曰款駢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為湯周文列飾也

漢書曰館陶公主迎武帝蔽膝登階也

又曰王莽妻着布蔽膝見客

魏志曰武帝內誡令云今貴人位為貴人金印藍綬女人爵位

之極又文帝與于禁詔曰昔漢高祖脫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

以帶李忠誠皆人主當時貴蔽功勞效心之至也

封賜軍以魏王時自所佩朱款及遠遊冠

吳志曰孫權潘夫人有娠楚人以龍授已以蔽膝受之生亮

又曰天子朱綬諸侯赤綬赤盛色也

又曰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

蔽後至舜冕夫既備故復制之亦不忘古款名有三朝廷則謂

之駢宗廟謂之駢駘音膝

五經異義曰款者大帶之飾非駢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五霸迨興戰兵不息款非兵飾於是去款

白虎通曰紼有何謂也紼者蔽也行蔽前者示有事因以別尊卑
彰有德也。徐廣輿服儀注曰蔽膝古之蔽也戰國連兵以蔽非
兵飾故去之漢明帝復制紼環濟要畧曰凡蔽以帛為之以象
蒙色湯至周增以晷文夏山取仁可依殷大取其明周龍章取其
變化。莊子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蔽子佩天下無道
我負于戴

拾遺錄曰孔子生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

文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玉出故蒼龍統室五星降庭徵在
賢明知為神異乃以綉紋繫麟角而去夫子孫殷湯水德而素
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
示夫子知命之終乃抱麟角紋而涕泗焉

鞞囊

禮曰男鞞革女鞞絲

鞞小囊威悅者
男用革女用絲

禮曰鞞厲游纓

杜預曰鞞紳帶一名
大帶厲垂貌

白虎通曰男子有鞞者有金革之事

東觀漢記曰鄧遵破諸羌詔賜金剛鮮卑視帶一具虎頭鞞囊
一晉書曰鄧攸祖殷亮直強正為淮南太守焚行水邊見一女
子猛獸自後斷其鞞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鞞囊新

虎頭代故虎頭也若不作汝陰當作汝南後為汝南太守

曹攄傳曰太祖為人兆億無威重身服小擊囊以感手中細事

鄴中記曰石虎改頭虎擊囊為龍頭擊囊

揚子法言曰今之學也非獨為之垂藻又從而繡其擊囊

班固與弟超貢曰遺仲叔虎頭勞囊金銀鈎

謝承與步騭書曰所在近伯無它異物裁奉織民虎頭綬囊可以服之

孔球與王佐長史書朝不着擊囊不知為可答曰尋此擊囊是內則

施擊之遺象此為歲綠之屬非朝服所宜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二

服章部九

珮

環

玦

笏

珮

說文曰珮大帶珮也珮必有巾故從巾故

釋名曰珮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二也有珠有玉有容

刀有悅巾有觸之屬也

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佩玉也

又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同瓊瑤

又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雜珮者珩璜瑋之子之順之雜珮

以問之問遺也知子之好之雜珮以報之

又曰彼留之子貽我珮玖

又曰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珮

又曰巧笑之瑳珮玉之儺

又曰韜韜音端珮璲不以其長韜韜玉貌璲端也以端玉為風珮之韜然

周禮曰王府掌玉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禮曰主珮倚

則臣珮垂主佩垂則臣珮垂玉珮委

又曰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廢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珮

玉則凡五人者皆沐浴珮玉石

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珮玉者乎不沐浴珮玉石

祁子曰古之君子必珮玉石徵角左宮羽翹以采齊路門之外樂節也

行以肆夏證堂之樂節也周族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

後王錡鳴也故君子在車子在車則聞知鷲之聲行則鳴珮玉

是以非辟之心無自而入也君在不珮玉左結珮右設珮朝於君亦

結左齊則績結珮而爵鞞凡帶必有珮玉為喪否珮有衡牙君中

前後觸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珮白玉而玄

組綬公侯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珮末蒼玉而純組綬世子珮

喻玉而棊組綬士珮孺玫而緼組綬孔子珮象環五寸而棊組

綬

大戴禮曰上車以和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

左傳曰蔡昭侯為兩珮與裘以如楚獻一珮一裘於昭王服之

以享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事其玉部

又曰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中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

曰珮玉藥兮余無所繫蓋然服飭備也無以繫珮言吳王不恤下也

魚豢魏畧曰有雙璜及玕瑤瑀衡牙琨珠為珮者乃漢明帝采

古文始制也

晉書曰祥著遺令子孫云吾氣絕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

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等皆勿以欵○齊書

曰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紫綬珮於寘玉隋書

曰何稠叅會古今多所改創從省之服初無珮綬稠曰此乃悔

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却綬兼無珮玉之節乎乃

加獸頭小綬及珮一隻國語曰秦穆公使公子繫吊公子夷吾

於梁退而私於摯曰請以黃金三十鎰白玉之玕六双不敢當

公子納之左右又曰王孫帝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

相鳴佩玉以相禮問於王孫帝楚之白玕猶在乎珮上對曰之璜者對曰

然簡子曰其為室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室先王之玩也

周書曰武俘商得舊室玉萬四千珮玉億有八萬石 摯虞決
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佩魏侍中王粲識舊珮始復作之
今玉珮受法於粲

三禮圖曰九玉珮上有双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双璜徑二寸
衡牙璜珠以納其間上下為衡半璜為璜上中橫以衡牙以蒼
珠為瑀○董巴漢輿服志曰古者君臣珮玉三代同之五霸與
兵珮非戰器去珮留其孫遜以為章表秦乃以綵組連結謂之
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至孝明皇帝乃為大珮衡牙双渠璜皆

以白玉乘輿絡以白珠公卿諸貴以綵絲其玉視冕旒○蔡邕
輿服志曰孝明帝作璜珠之珮以郊祀天地

白虎通曰所以必有佩者表意見所能故修道無窮即珮環能
大道德即珮琕能決嫌疑即珮玦是以其所珮即知其所能若
農夫佩其耒耜玉匠珮其斧斤婦人佩其針縷也

孔叢子曰子產死鄭人大夫舍玦婦女舍珠玉

說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曰衣翠衣帶玉珮至流水之上大夫莊
帝見而悅之○又曰經候過魏太子左服玉具創右帶珮環
左光照右太子不視經候曰魏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

姓戴此魏國寶也經候應声解劍而去

鹽鐵論曰子思銀珮

尚書舊傳曰淑妃脩媛脩莘脩容婕妤好佩彩瓊玉貴人珮于寢

玉○鄴中記曰石虎后山出行有女鼓吹尚書官屬皆着錦袴

珮玉○晉令曰皇太子妃佩玉玉諸王郡公太宰太傅太保司

空諸長公主諸王世子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珮玄玉○晉宋舊

事曰太后皇后白玉珮

穆天子傳曰七萃之事士天子賜以左珮玉萃玉萃之珮
珮之精者

又曰天子渴於沙中沙中無水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頰取

其清血而飲天子天子美之乃賜奔戎珮玉一雙

列仙傳曰江濱二女者不知何許人步遊江濱逢鄭交甫挑之

不知神人也女遂解珮與之交甫悅乃受珮數去十步空懷無

佩女亦不見拾遺錄曰燕昭王特西母降與昭王遊乎燧林之

下說炎皇鑽火之術取永挂之膏然以照夜忽有飛蛾御火狀

如丹雀來拂挂膏之上此蛾出員兵之穴穴洞達於九天中有

細珠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為珮○又曰漢成帝時乘輿服皆尚

黑宮中美女服皂班姬以下皆玄綬瓊珮○又曰漢昭帝元始

元年穿林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

葉佺廢根莖若葵之衛是也名曰佺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飭珮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七帶六出火王之珮。搜神記曰元康中
婦人之飭有五兵珮。楚詞曰扈江離與薜荔也。扈被。紐秋蘭以
為珮。紐蘭索又曰雲衣兮披披長貌。又曰連蕙以為珮兮過鮑
肆而失香。又曰盍吾遊此春宮。春宮東方青帝宮折瓊枝以結珮
潘岳西征賦曰飛翠綫拖鳴玉出入禁門者衆矣想珮聲之遺
響若鏗鎗之在耳。劉梁七舉曰珮則結綠懸黎之妙微荷彩
昭爛流景揚輝曹植與陳琳書帶蛇虹以為神連日月以為珮
殷仲堪與相王牋曰所致玉珮光潤清越。傳玄大言賦曰腰

珮六氣首戴天文

還

說又曰好倍肉謂之媛肉好若一謂之環。禮曰孔子珮象環
五寸而綦組紱。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環者也環者取可脩無旁左傳曰穆特之子仲
任與公御菜書觀於公宮公子之珮使牛入不示出命佩之又
又曰宣子有玉珮其一在鄭商。玉環同上共朴自共為奴宣子謁諸鄭伯子產
弗與。事具玉部宋書曰江夏王義恭孝武即位以在藩所服玉環大
綬賜之。梁書曰柳惔武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解玉環之天
二年元會曰卿珮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既瑞感神裏臣謹

服之無斃。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即珮環也。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乘白鹿來獻白環，舜時復來獻白環，王子年拾遺錄曰：顓頊時海濱之北有勒題國，皆衣毛無翼而飛，帝乃更衣以文豹為飾，獻黑玉之環，色淳漆。荀卿子曰：大夫侍放于境，君賜以環，即返以玦即去。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后，女弟昭儀上五色玉環。春秋後語曰：秦始皇聞齊王后賢，嘗使遺之連白，齊人多智能，解此乎？后以示群臣，莫能解，乃引推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以報始皇壯其志，益不敢謀齊。劉向列女傳曰：齊桓公行霸，諸侯朝之，衛獨不至，公謀伐衛，姬脫簪解解

環，再拜請徵之罪。莊子內篇云：彼是莫得其隅，謂之道樞也。

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夫是非反覆，循環無窮，故謂之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也。夫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玦

說文曰：玦，玉珮。珮如環而有玦，故云玦。詩曰：芄蘭之葉，童子佩玦。玦，珮也。

左傳曰：狄人伐衛，將戰，衛懿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

也。莊子甯遠也。玉玦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贊，勸也。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守難。又曰：晉侯

使申生伐山臯，落氏珮之。金玦孤突曰：今寒玦離乎，可恃也。采

夷曰：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國語曰：獻公使申生伐

東山，衣徧紫音之衣，佩之。金玦太子見里克曰：君賜我以徧衣

金玦何也克曰聘子惧乎衣金之偏而握金不偷矣太子遂行
狐突御戒先友為右告先友曰君與我此衣何也先友曰中分
而今玦之摧在此行也狐突歎曰以厖衣純厖雜色純純德謂太子也而玦之
以金銑者寒甚矣故可恃也與畧曰項羽興沛公飲范增數日
羽舉所佩玉以示之七者三羽默然○後漢書曰更始謀殺升
伯升伯光武兄乃會諸將以成其計綉衣御史中徒建隨獻玉玦更
始竟不能殺○東觀漢計曰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出入八年
數進○續漢書曰桓帝永興二年光祿勳史舍壁夜有青氣視
之得玉鈎各○魏氏春秋曰明帝張掖郡金山玄川溢涌寶石

其圖有玉匣開蓋於前上有玉玦二橫一○魏畧田太祖征漢
中太子在孟津聞鍾繇有玉使臨淄侯曹子建也因人說之繇遂送
焉太子與繇書曰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
與拊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特
從容喻鄙指鄴騎既到室玦初至捧押跪發五內震駭絕旁押
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都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
損連成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
腆敢不欽承賦一篇王隱晉書曰禮能使決疑者珮玦於遺其
臣亦授之以玦今灵命有二玦其一當魏曆數既終當禪大

晉故與之玦凡受命將天子之位皆衆人之所疑以武皇帝能
斷決應大順民受曹氏禪而無疑德應珮玦故以賜焉是以有
二玦○肖子顯齊書曰太祖在淮陰泊城得錫玦大數尺下有
篆字人莫識紀僧真曰何須辨文此字久遠之物即九錫之徵
也大祖卿勿妄言○北齊書曰樂陵至百年傳博陵人賈德胃
教百年嘗作教勅字德胃封以奏帝上怒召百年知不免割帶
玦留與妃斛律氏及百年被誅妃把玦哀號不食而死玦猶在
手拳不可開其父自摩之乃開○白虎通曰能決嫌疑則佩玦
瑞應圖曰舜特西母獻曰環玦○隨果子曰召人以環絕人以

玦○莊子曰儒者綬珮玦者事至而斷○西京雜記曰趙飛燕
爲皇后女弟昭儀上珊瑚玦○孟達與諸葛亮書曰今送綸帽
玉玦各一以微意焉

笏

釋名曰笏勿也君有教命及所答白則書其上謹忽亡也或曰
薄可以薄疏物○禮曰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音須
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音脫笏入太廟說笏非
古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免悲哀哭踊之時凡有指畫於君前
用笏造受命於君必書於笏上畢用也因飭焉畢畫也笏度二尺

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猶得也天子持上終又曰將

適公所書思對命思所思念將以告君書之於笏為失忘也又曰侍坐於所子居子欠伸

運笏澤劔首還履問之蚤音早暮請退可也運澤猶○大戴禮曰

天子玉珽珽言提執方諸侯御茶茶前趾後直下天子也茶音舒大夫服笏前趾後趾無所不履

又曰五經要義曰天子之笏謂之珽七然無所屈也○周書曰

武王不闕外門以示無惧去劔搢笏以示無仇○後漢書曰陳

蕃為光祿勳苑滂為王事以公儀詣藩執板入閣至坐不奪傍

投根衣而去郭太責蕃曰階級言滂宜有敬以類類推各閣宜

者○吳志曰朱治領吳郡舉孫權為孝廉後權為吳王治每見

權常執板交拜板即笏也○晉書曰王敦表溫矯為丹陽尹因餞會

錢鳳自起行酒至鳳未飲矯偽醉以手板繫鳳幘墜作色曰錢

鳳何人溫大真行酒敦不悅而釋之又曰桓溫秉政謝安王垣

之往候之垣之倒持手板○宋書曰平王宏文帝子也元凶劼

弒立孝武入討劼錄宏殿內自按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於

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齊手板詣武孝事以為尚書左僕射

又曰庾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林右屢以言語忤顏

見道愍託以已板為化物令道愍占之愍曰以乃甚貴然使人

多懋忤祐以褚彥同祥密求換其板它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

官帝多忌其不悅休祐其於狀言帝乃意解。又曰蔡母环之
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圖黃門即
帝嘗問之西州時手板何在环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帝
大笑。齊書曰豫章王嶷夢見於第_{居第也}後園乘腰輿指魔處
分呼其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王於板與之謂曰摘樹一株死
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閣直兵倒地仍失手板。宋書曰明帝起
事諸方並舉兵帝謂蔡典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與宗
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等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
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彥回以

手板築典完不已上曰如卿言。北齊書曰尔未禁既誅得其
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晋人名非其復心在出限帝曰堅
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又曰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
將陰圖之以問崔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
而不慎乃將屏手板換暹竹者自揩拭而翫視之以是知其實
癡不足慮也帝既鑠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
已功已贖死帝悞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唐書曰高
宗欲立武昭儀褚遂良陳不從置笏殿街曰還陛下此笏乃解
中叩頭流血。又曰崔滌玄時嘗朝夕宮掖出入無問慮有所

漏洩乃於滌笏上親禮慎密二字以誡之。又曰玄帝以張九齡體弱簪不勝命置笏囊。又曰李絳面論土笑承瓘用兵無功合從顯又論承權於軍中立聖政碑事不可許上初怒色變絳語不已詞旨懇切因泣下上察其意乃大開忤拜絳爲中書舍人即命所立碑曰微絳言吾不知爲損又面賜絳紫親爲絳釋笏以賜之因謂之曰尔它特勿易此心。又曰朱泚盜據宮闕乃遣將軍韓旻領兵疾起奉天召段秀實與之謀議秀實欲圖之陰說大將劉海濱何明礼等同謀殺泚明日泚召秀實義車秀實勃然而起奪源林笏以擊泚傷額流血海濱等不至秀

實遂被害。又曰魏暮文宗時爲起居舍人上謂曰卿家有何舊事詔對曰此多失墜唯簪笏獨存轍今進之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覃不鮮我意乃此升堂之意非在笏而已。三礼晉曰士竹笏師以象骨大夫飭以魚須。興服雜事曰古者貴賤皆執笏王書若上之政令有事則播之於要帶中近代以來唯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綴手板頭以紫之其餘王公卿士但執手板主于敬不執笏亦非記事官也。周遷車服雜事曰應仲遠云昔荆逐秦王其後謁者持上者以備不虞從此侍官執刀劍漢高祖偃武脩文始制以手板代馬。江表傳曰孫權既即

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張昭勸迎曹公權不從而周瑜敗之
及是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及乞
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又曰獻帝嘗見郗慮及少府孔融問融
曰鴻豫慮字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
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遂與融牙相長短○穆天子傳
曰天子大服冕褱扶帶搢笏夾佩郭璞注云伏蹕也夾佩左右
兩佩也奉壁南面立子寒下受何筆也郭子橫洞冥其記曰孟
岐清河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時事如目前岐時事
周公升壇上政以手摩成王之足周公以王笏之與

郡國志曰晉明爲天子時嘗戲殿前以玉手板弄銅幡螭口手
傾溜入螭腹中不能出後見一白鼠出入螭口○世說曰王子
猷作桓車騎兵叅軍桓公曰卿在府久此當相料理初不荅高
悅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相朔見而善之曰此非
庸人所至魏司空陳長史見此書歎伏以示許士宗肅仲將管
輅見而推歎郭景純以夜無晝方得其理相手板將以闊大之
將取五行尋四時定八節明二十四氣百不失一板長一尺五
寸五分上狹而薄下廣而厚八角不二芒並欵端平板形皆完
坤板凶少吉多者可用百吉少凶多者不可用服也舊用白直

擅刺榆葉祐四林也。番當令理通直從上至下直如弦不得出
邊絕理技頭君是座技頭與君共事必不得終分板作四分上
一分為二親左為父右為母第一分都為婦第三分左為男右
為女第四分左為奴右為婢七之不萃方留為田宅財物牛羊
馬猪雞犬之屬以五行十二時分若其處崩毀傷踏破裂吊節
竭穿兆隨所屬物必損失死亡板兩邊左為城右為社寬博文
彩班七光澤清淨必得封邑。仲長子曰笏以書君教令記芒
刺過今之板以象馬。劉義恭啓事曰聖恩優重猥賜華纓玉
笏環冠飾首環板耀渥非臣朽薄所宜服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三

服章部十

袍	褐	衫	襜	褌
袍				

說文曰以絮曰繻繻以緇曰袍

禮記玉藻曰纁為繻緇為袍緇舊絮纁綿也

釋名曰袍丈夫着下至跗者袍苞也內衣也

論語曰衣蔽緇袍與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

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史記曰秦相范雎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使秦雎自稱張祿先生見賈寒取一綈袍以賜之及數其罪曰爾得無死者將以綈絕有戀故人之意

漢書曰文帝使遺單于繡拾長襦錦袷袍各一

續漢曰袁安為光祿勳至清鹿袍糲食

又曰三老五更皆服都緣大袍

又曰輿服志曰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繡縠十二袍祿袍。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袍極粗疎諸王朝望見反以為此倚華橋。後漢書曰藥菘者家貧為主無被糲食自此詔給惟

破皂袍。袁山松後漢書曰靈帝欲以羊續為太尉特拜三公者皆輸束園禮錢千萬中使皆之續乃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古今善言曰續出黃紙袍袍以示使人特人謠曰天下清若羊續祖。又曰桓鸞字始春焉弟也少立志行緼袍糲食不取盈餘以渴世恥不肯任

魏略曰薛夏字宣声黃初中為祕書丞帝與夏推論書傳永嘗不終日也帝見其衣薄解所御袍賜之

蜀志曰彭羨字永年姿性驕傲多所輕忽唯敬同一郡秦安為

之於太守許靖曰竊見處士綿竹秦安應山甫之德履携主之
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也

王隱晉書曰江東賜涼州刺史張駿真金印大袍

又曰鄭冲以儒雅爲德溢職無幹局之奢簞食緼袍不營
資產世以此重之。又曰惠帝自鄴還洛陽中書監慮志鶴綾
袍一頌。又曰武帝賜桓伊錢百萬袍裘千端

又曰慕容冲進逼符堅送一領錦袍遺冲詔古者交兵使在其
間今送一袍以明本懷

齊書曰卞彬蚤風賊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緼有

主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之多病起居甚踈榮寢敗絮不
能自釋。梁書曰侯景將爲亂時諶曰青袍白馬壽陽來後景
軍中悉着青袍景長乘白馬

又曰臨賀王正德侯景之亂正德爲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王
正德乃此向望關三拜戲歛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拚馬
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君普着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
以正德爲天子。唐書曰武后出緋紫單羅銘襟背袍以賜文
武臣其袍文各有灼戒諸王則飭以盤石及鹿宰相飭以鳳池
尚書飭以對鴈左右衛將軍飭以麒麟左右武衛飭以對虎左

右鷹對飭以鷹左右千牛飭以牛左右豹韜飭以師子左右金
吾飭以象又銘其襟皆作八字迴文焉

又曰肅宗爲皇太子受冊當被絳紗袍太子以爲與皇帝同稱
絳不敢當下百官議帝乎勅改爲采明服

又曰群平能守法度理身儉薄一綠袍十年不易恩加朱綬然
始解去。莊子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十年不製衣

墨子曰楚莊王鮮冠緼袍組纓絳衣博袍以理其政也

說苑曰子思居衛緼袍無裏田子方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謂
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子思竟不受

鹽鉄論曰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

又曰倪寬綠袍衣著僕妾食若庸矣。東宮舊事曰太子內妃
有絳綾袍一領。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之袍
雲綵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得名。神仙傳曰太傅揚駿使人迎
孫登共語不答以復布袍賜之受出門從之借刀斷袍上下異
處放駿門下又大謹斫刺當時人謂狂後乃知駿當誅斬其人
王褒內傳曰貞人將褒見太上文夫着流霜羽袍芙蓉冠

搜神記曰有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夜有女年十五六姿顏雙無
來爲生妻經三年遂乃生一兒曰慎勿以火照我後三年可照

耳生不能忍照之腰上肉如人腰以下但枯骨婦求去將生於
華堂奧室以珠袍與之生至市賣袍睢陽王一識是女袍收拷
談生談生具對呼兒似玉女○又曰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
嘗逢一移走少年便脫青絲袍與之此人不解其意璞曰身命
卒當在君手故逆相屬耳及當死果此人行刑傍人皆爲屬求
利璞曰我嘗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歔歔哽咽行刑既畢乃說如
此○鄴中記曰石虎臨軒大會着丹紗袍○鍾旼良吏傳曰袁
彭字伯楚爲南陽太守政以清潔糲食緼袍不改其操○右樂
府曰白苧歌曰紵實如月輕如雲色以銀袍以光軀巾拂塵製

以爲袍餘作中○古詩曰青袍似春柳長條隨風舒○魏武帝
與揚彪書曰今遺足下貴室錯絲羅縠錦袍一領劉弘教曰將
士寒窮者給一布袍複帽○劉義恭啓事曰詔旨以赦曰所制
綾紋綿布袍放生古具袍重重賜○劉謚之與天公牋曰體戰
身噤脫衣凍坐賴詹公借袍南城送火

褐

說文曰短衣也○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褐也○左傳曰吳
申叔儀乞食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藥方無繫之旨酒一盛方
余與褐之父悅之對曰梁則無矣鹿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庚

祭則呼諾

軍中不得出糧收為私隱

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凱渴所以亡

韓詩外傳曰東郭知宋之將亡故褰褐而過鬲其朝曰宋將有荆棘故褰褐而避之也居三年宋果亡。史記曰五穀大夫鄙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自粥秦客被褐食牛暮年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又曰趙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遺趙玉書願以十城易璧趙遣藺相如奉璧秦王無償城邑相如使從者衣褐懷璧便道而歸。又曰婁敬齊龐西人過洛陽衣羊裘因齊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為易其衣不肯曰臣衣帛見衣褐漢書曰貢禹上書云年老貧窮家皆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

短褐不完。范曄後漢曰張玄處微有方畧以世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後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將行玄自廬被褐帶索要說溫不能用。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上疏曰咎繇據振褐不仁者遠。陶潛五柳先生傳曰短褐穿結箠瓢屨空晏如也。老子曰聖人褐被而懷玉。墨子曰人不可衣短褐衣服不美身體容不足觀也。新序曰齊有婦人極醜無雙鬢無鹽女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衙嫁不售乃拂短褐自詣宣王曰願當主君威。顏符子曰有澤父有冠葭蘆之笠納麗之履涉裳褐衣。裴淵記曰蠻夷取穀皮熟搥之以為褐。趙壹

疾邪賦曰勢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披褐懷金玉蘭一蕙花為
芻。古詩曰短褐中無絮帶斷續以絕

衫

釋名曰衫芟也衫乘無袖端也襦當者當曾一當皆也。揚雄
方言曰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襜或謂之單襦。沈約宋書曰徐
湛之母會稽公主高祖微時有納布衫襖等衣皆是武敬皇后
手自作高祖既貴以此衣服與公主曰後代若驕奢不節者可
以此示之。又曰到溉為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求二衫云
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寶為蕙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荅云余

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宋書曰薛
安都與魏戰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
帶鎧唯着絳納兩襜衫馬亦去其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哮所向
無敢當其絳者。又曰渴盤陀國士人剪髮着氈帽小袖衣為
衫則開頭縫。前齊書曰陽休之除散騎常侍監收起居注頃
之坐事左遷驍騎將軍兩襜文宣郊天百僚咸從休之為驍騎
將軍衣兩襜用手持白楮時魏收為中書令嘲之曰義貞服禾
休之曰我昔為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遊身被刀刺其建鼓竝
追之卿迫窘乃令奴冠被其襜褕自伐乘變服馳去。東觀漢

記曰取純率宗族賓客二千人皆襜褕絺中迎上。又曰更始在長安自姿三輔苦之又所小官爵多群小或繡面衣綿袴襜褕焉晉道路。又曰王阜為益州太守大將軍竇憲貴盛以絳罽襜褕與阜不受。又曰段穎滅羗詔賜穎錢十萬絳罽襜褕一領。又曰遙岑上光武皮襜褕宿下邑亭上長白言惟陽賊衣絳罽襜褕今宿客疑是乃發卒來岑卧不吏謝去。邊議別傳曰讓字文礼孔融薦讓於武帝曰邊讓為九州衣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桓譚新論曰余自為長安道歸病蒙絮被罽襜褕宿下邑亭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四

服章部十一

裘

說文曰裘皮衣也。禮曰十月之節天子始裘。又曰唯君黼裘以誓雀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褙之。君之右處裘。厥士左狼裘士不衣狐曰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緇衣以褙之。麋裘青豸裘紋衣以褙之。羔裘豹舄緇衣以褙之。狐裘黃衣以褙之。錦衣狐裘諸侯之賀也。大裘羊裘不褙。無人無文飾裘之褙也見美也。又曰童子不衣裘裳。裘太温又曰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

十年言其儉也。又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於裘。詩曰羔

裘如濡洵美且侯羔裘豹舄孔武有力羔裘晏兮三英粲兮鮮

威貌三英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又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又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又曰羔裘逍遙狐裘

以朝羔裘翩翩狐裘在堂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又曰彼都人

士狐裘黃黃。又曰狐裘在華一國三公吾誰從適。又曰齊

人以刺寄衛侯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亂曰余不悅初

矣余狐裘而羔袖乃故之狐裘羔袖言之身盡蓋唯少有。又傳曰公賜公衍羔

裘使馱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遂人羔裘齊嘉與之陽穀陽穀齊邑

又傳曰齊侯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黎彌從之齊侯嘗黎彌辭

曰有先登者臣從哲慎而衣狸製公使親東郭書曰乃天子也

論語曰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藜裘長短右袂。周禮

曰司裘掌為太裘以供玉祀天子服仲秋獻良裘二獻季秋獻

功裘良善也仲秋為獸毛毳因良時而用之功裘人功倣鹿謂狐青麋裘之屬也。大裘廐裘餽皮車。又曰宮

宿掌王公之士庶子月終則均秩歲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

史記曰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

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

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客最下坐為狗盜

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盜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裘奉
姬姬爲言於王王釋孟嘗君。漢書賈誼上書陳文帝曰天下
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子之上而安置遺復朝委裘服處曰
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孟康曰委裘若客衣太
子未坐朝事先帝衣裘也。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來朝章帝
以王觸寒涉道賜乘輿裘。又曰祭彤爲遼東太守解單奉馬
一疋貂裘二領。後漢曰書馬援歎曰殖貨財產責其能施報
也否則守錢虜耳乃尽散以與昆弟故舊身服羊羔皮袴。又
曰嚴光世祖時遊學及世子即位乃更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

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曰有難子披羊裘釣澤中帝令
齋玄纁聘之三聘而後至。謝承後漢書曰劉虞爲幽州刺史
常着氊裘。魏氏春秋曰高文惠爲刺姦令史夙夜匪懈至擁
膝抱文書而寤寐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而見衣之徐解一
裘覆而去之。吳志曰陸遜破遭休上爲群僚大會酒與遜對
舞解所着禪子裘賜遜。晉書曰趙王論字子彞初封郡王坐
使散騎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弃市論當與緝
同罪有司奏倫爵屬親可不坐諫議大夫劉毅駿曰王者法罰
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特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與

吏與緝同罪。又曰桓玄殺罪企先生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所
生母氏及企生遇害即曰焚裘。又曰王恭嘗被鶴氅裘涉雪
行孟旭曰此神仙中人也。晉書曰李熊字承熙好學兼術數
趙王倫辟熊言倫死不久足應有人告倫亡遣圍之熊使諸王
着已裘南走固者皆奔之熊密從北道走得脫。又曰王敦叅
軍摯瞻見敦以故懷裘賜若外部都督曰此裘雖故不如與小
吏敦曰何故瞻曰上服賜下貂蟬亦可賜下乎。齊書曰文帝
製孔雀毛裘。又曰文惠太子性奢侈製環玩之物織孔雀毛
爲裘光彩金翠過於雉所遠矣。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少特

敏有治世才斛律金啓太后曰唐邕強幹一人當千頭祖乃解
所服青鼠皮裘賜之云意在與卿共弊。趙書曰汲桑盛夏重
裘首使人扇之志不清涼斬扇者軍中爲之語曰仕爲將軍何
可羞六月重首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晉成寧起居注曰
大司馬程據上雉所裘一領詔曰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
其於殿前燒之勅内外有造異服詔罪之。晉令曰山鹿白狍
遊毛狐白貂領黃貂班白鼯子渠搜國裘皆禁服也。瑞應圖
曰王者奉五行教民種民所事則渠搜國來獻裘王者德茂不
恥惡衣服則四夷乘白鹿來獻白裘。黃帝出軍決曰黃帝伐

蚩尤未克夢西王母遣道人披玄裘狐衣以符援之。管子曰
武王爲役靡令曰豹禱裘方得入朝故豹皮百金功臣之家糶
千鍾未的一豹皮。晏子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
曰快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暖而
知人之寒今君不知也公乃命出裘以與寒發粟以與飢。又
曰晏子晉曰牟惜弊冠皮裘負芻者晏子曰子何者對曰我越
石父也不免凍餓爲人僕三年晏子解左驂贖之。又曰景公
賜晏子狐白裘其質晏子千金晏子辭而不受三及曰君服之
上而嬰服之下不可以爲教。墨子曰江河之水非一源千金

之裘非一狐。又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絺裘

列子曰林數年且百歲

書傳無聞蓋古之隱士也

底春而裘於哇

底當也

秦青子曰有千金之裘而無千金之布。田休子曰渠搜之人
服夏禹德猷其琛裘毛出五彩光耀五色。又曰少吳氏都於
曲阜韃毛人猷其羽裘。韓子曰齊有盜狗子與胡子相誇盜
狗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胡子曰吾父冬夏獨有一足袴
又曰堯之王天下也冬則鹿裘夏則葛衣。又曰孫叔敖相楚
衣殺羊裘。孔叢曰田子方遺孔子思狐白裘也。符子曰爲
千金之裘而與狐謀之其皮不可得。呂氏春秋曰天下無粹

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粹取之於衆白也。又曰孔子始用於

魯魯人諺之曰麇裘而羸投之無戾羸而麇裘投之無郵用三

年男行乎途左女行乎途右物之遺者民莫之拾。淮南子曰

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煖有餘於身也裘與藁孰急見

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藁不御此代爲常者代更也白狐之裘天子

之被也而在朝堂然爲狐計者不若走於澤披羊裘而賃固其

事也狐裘而負籠甚可恠也抱朴子曰狐白不可與當暑。說

苑曰林旣衣常衣而朝齊景公曰此君子服邪旣作色曰服何

足以端士行如君言衣狗裘當犬號羊裘當羊鳴乎今君衣狐

意得無變乎。又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說苑曰晉平

出朝有爲鳥環平公不去平公謂師曠曰吾聞之霸王之主鳳

下之令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邪曠對曰東

房有鳥紅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赤足憎鳥而衣狐今者君必

衣狐裘而朝乎平公曰然。又曰趙簡子敝車瘦馬衣殺羊之

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温君宜改之簡子曰君子

服善則益恭小人服善則益踞。新序曰魏文侯出遊見及裘

員芻者問之曰愛毛者文侯曰尔不知皮盡而已無所附邪特

年束陽上計其布十倍大夫賀之文侯曰民不憎而稅倍亦何

異反裘負芻者厚取於下則上不安此自危之道也子何用賀
乎。新論曰振裘時領萬毛皆整。潛夫論曰挾夫私計以論
公政與狐議裘無時可得也。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初與卓
文君至成都居貧愁薄以所服鶻霜裘貫酒與文君爲歡。又
曰度安爲十事爲成帝侍郎善鼓琴趙后悅之曰上得出入御
內絕見愛幸當着輕絲履招風紫綈裘與后同居。又曰成帝
好蹴鞠群臣以勞體非尊者所宜帝曰可擇似不勞者奏之劉
向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裏。拾遺錄曰周昭王
綴青毛鳳爲二裘一名頰質一名暄風可以禦寒也至厲王流
于鼎人得而竒之以裂此裘遍毘罪人大辟者抽裘一毛以贖
死價值萬金也。五經要義曰古者著裘於內而以緇衣覆之
乃如以朝服時祖其朝服見裘衣覆之乃如以示美呈好而爲
飭加以朝服謂之襲祖謂之揚大裘不覆反本以其質也又曰
諸侯黼裘以誓新田羔裘爲黼文也。白虎通曰裘所以佐女
功助溫也古者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禽獸衆多獨以狐羔取其
輕煖因狐死首丘時君子不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遜順也
帝王世紀曰夏禹時渠搜國來獻褐裘也

春秋後語曰淳于髡見鄒忌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犬之度

忌曰諾謹受教請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送秦黑貂裘黃衣百鎰

又曰蘇秦詣秦王上書七上而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鎰盡形容枯槁乃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

又曰或謂孟嘗君曰太廟之椽非一木之枝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皮也。吳越春秋曰延陵季子適齊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過者季子呼取金彼曰吾五月披裘而薪資以金者哉。外國圖曰毛民國出紅裘去朔方七萬里。一十州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獻吉光裘黃色蓋神馬之類入水不

沉入火不焚。管寧別傳曰寧字幼安至孝每祭祀未嘗不伏地流涕恒着布裳貂裘

會稽典略曰魏朗字少英為郡功曹佐正旦椽吏一顧龜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龜不致勃卒撒去龜志而不聽朗右手鳴鼓左手撒以聞府君喜朗遂退龜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語林曰謝萬就安乞裘云畏寒荅曰君妾語正欲以為矣豪其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以三十斤綿與詩

世說曰謝萬與安共詣簡文万來無衣憤可前簡文日俱但前不頃衣憤即呼使入万着白綸布鵠氈裘覆板而前其談後日

大器重之。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被翠雲之表

崔寔四民月令曰囊虫並與以灰藏籠表

魏武與揚扈書曰今贈足下錦裘二領

魏文與孫權書曰今因趙咨致文馬一疋氈子裘一領

王昶家戒曰止寒莫若衣裘止謗莫若自修

太平御覽第六百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五

服章部十二

襦

袴

袴

褶

說文曰襦短衣也一日羅衣

羅衣温衣也如案反

釋名曰襦煖也言温煖也軍襦如襦而無絮也反閑襦之小者

也却向着之領含於項反於背後閑其衿

漢書曰班伯為侍中與王許子弟為群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

其好也。又曰昌邑王被廢太后被珠襦

如淳曰以珠飾襦也

盛服

坐武帳中王前聽詔

又曰哀帝以東園祕器珠襦玉押皆豫以賜董賢

東觀漢帝曰廡范字叔度為蜀郡太守禁制民夜作范毀削先令百姓為便歌之曰廡叔度來何莫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有五袴。又曰來歙詣難見上上大喜解所被襜褕衣歙

又曰第五論性節儉為二千石常衣布襦

又曰梁鴻妻孟氏女布襦袴裙鴻曰此真梁鴻妻也

魏志曰管寧常着皂帽布袴襦隨時單複

晉令曰旄所羽林着常腰袴。齊書曰武陵昭王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曄衣單進襦於曄曄

曰我與乞人亦復何異

梁書曰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曄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牙上襦與顧即難衣食者竟不改以遺之

又曰郭祖深清儉常服故布襦

又曰索居正為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世榮稱道術為一郡至長居正右在郡小疾主簿熊丘蒼巫師云須疾者衣為信命居正以所着襦與之事竟取襦云神將送以北斗居正使儉諸身於衣裘獲之以為乩政即刑於布而焚神一郡無敢行

巫。後魏書曰高祖復至鄴見公卿曰朕昨日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着小襦袴者尚書何為察任城王澄曰着者猶少帝曰任城意欲念着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命史官書之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紫縠襦絳紗繡縠襦吳越春秋曰勾踐與為妻八臣吳夫人衣無緣之裳左開之襦莖以養馬。又曰吳王闔閭葬女以珠袴之室鍾離意別傳曰意為司徒侯霸府議曹掾詔送三百人到河北遇除冬到弘農意輟使屬縣令出錢與徒作襦袴光武謂侯霸曰君所使怒仁用心乎

列女傳曰紐伯子冬着單衣盛夏襦袴

列異傳曰東海君以織成青襦遺陳節方

述異記曰乾羅者慕容廆之十一世祖也着金銀襦鎧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解畢神之推為君長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弟本昭陽殿上遺織成上襦

呂氏春秋曰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約民大獄一衣小獄襦袴鄭國大紕子產殺鄧析而民服。桓譚新論曰侍詔景子春索善占坐事繫其婦朱君至獄門通言襦遺袴子春驚曰諸君來言與朱袿袴而襦中絕者也我當誅斷也後遂服斬

世說曰司馬宣王從遼東還有六十者士寒凍千車乞一襦公乞之酒左右曰官不少襦可賜之公乞之酒曰襦官中物臣無私施。語林曰謝鎮西着紫羅襦據胡床彈琵琶作大道曲也。夢書曰上襦為大夫婦人夢之得賢夫也。

東晉近遊婦曰繫特襦以禦冬。古詩曰羅敷好粧素城南綺綺為下裳紫綺為上襦。又曰妾有繡腰襦葳蕤金鏤光。

陸機與長沙夫人書曰士曠亡恨一襦少便以機新襦衣與之。

袴

說文曰袴脛衣也。

釋名曰袴跨也。兩股各跨別也。古冀州所名大榻下至膝者也。留牢幕絡左衣表。方言曰齊魯之間寒謂之袴或謂之襜。關西謂之袴大袴謂之倒頓小袴謂之美容衫楚通女也。

史記曰屠岸賈攻趙務朔等妻晉成公姊有遺復公宮匿之生男屠岸賈索於宮中夫人至而袴中祝曰趙宗若滅即号若不滅即無声乃索兒竟無声。又後魏書曰平文皇后王氏年十三因事入宮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固有內難將害帝子后匿帝中呪曰若天祚未終者汝無声遂良久不帝得一免于難。又曰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衆辱之。

曰信能死出我袴徐廣曰袴服也袴亦作袴衿是視之悅出袴下伏一市皆

笑信以為怯。又曰周人為仁陰重不泄嘗夜弊補衣溺袴甚

為不潔淨以是幸景帝。漢書曰昌邑王賀衣短衣大袴

又曰朱博瑯琊郡功曹管屬多褻衣大褌孟康曰褌音紹謂大袴也

又曰昭帝上官后霍光外孫先后擅寵有子帝体不安左右及

賢皆阿意言宜內宮人使令皆為旁袴多其帶後宮無進者張晏

曰旁袴前後有褌使下得交通。東觀漢記曰更始所爵多群小被服威儀不以

衣冠或繡面衣錦袴。後漢書曰牧馬授曰牧至有牛馬羊數

千頭書散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又曰祭遵賞賜與士共之家無私財身無常袴

又曰吳良字大義齊國臨淄人以清白守正稱為郡議掾正曰

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奉觴上壽曰齊郡遭離盜賊今特府事

視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佞諂特府勿受其觴盜賊未

盡人庶因之令良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情竅自無袴寧足為

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鰓魚百枚

謝承後漢書曰秦漢清廉不受禮賂家貧衣服單露鄉人歌之

曰冬無袴有秦漢。魏畧曰賈逵居貧無袴過其妻兄柳字宿

其持無何着受袴去特人謂為通達

又曰許允聞李豐等收欵往見大將軍已出門迴邊不定平道
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遽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
士大夫何為忽忽乎

又曰趙跋避難至北海着布袴紫巾在市中賣餅

宋書曰劉穆之懷布裳為袴往見武帝謂曰我始一本大義
須一軍中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
吾事濟矣。梁書曰周劉頭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頭懸帛十
疋約日浹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段常服不過短長之間頭曰
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周弘正綠絲布袴軒昂而至一折標取帛

又曰元帝愍懷太子昵狎群下好着微服嘗入宮朝服中着碧
絲布袴摠衣元帝見之大恠遣尚書周弘正責之

又曰安成王秀為郢州冬月嘗作襦以賜凍者

又曰王裕之常使二老婦女戴五條辨着青絞羅袴飾以珠彩
又曰何點永元中崔惠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
黨惠景性好俠義慕文點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點裂裙衣為袴
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點之迹如此

北齊書曰承相司馬在曹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礼房子遠等
潛謀害人武自魏氏曰倍以正月十五日夜為打簇戲能中者

即時賞帛曹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臨觀謀竊發後敗
韓子曰鄭人不予使妻為袴曰為吾故袴妻因鑿新袴為孔
又曰昭俠使人藏敝袴侍者居上不以賜左右而藏以行宜絳袴
又曰虎賁中即將衣紗縠單衣虎文錦袴
魏舊事曰揚平善裁袴以官絹百疋作小袴百枚
百說曰武帝常降王武子婢子百余人皆絞羅袴于擎飲食

袴褶

釋名曰褶襲也覆上之衣也

晉書曰揚濟字文通歷位鎮北征北將軍遷太子傅曰濟有才
藝嘗從武帝較獵北邙下與侍中王濟俱着布袴褶騎馬挑角
弓在鞞前

晉書曰郭文本奉上餘抗大郡山令顧颺文山行與帝袴一褶其
文不納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袴褶爛于戶內

趙書曰中書令徐光秦耕服介憤青縑袴褶

宋書曰元凶邵殺逆袁淑止之邵因起賜淑等袴褶又純主衣
取錦裁三尺為一段又中製之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

又曰張暢為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吏南郡太守元凶弒逆義宣
發哀之日即便兵暢為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陰映當時奉

衣改服着黃帛袴褶出射堂以簡人音安容止莫不矚目見者皆願為死命

蕭子顯齊書曰東昏侯拜愛姬潘氏為貴妃采卧與侯騎馬為從着織成袴褶

魏後書傳曰根及第虛越南走虛根叔乾愛先一在南遣肛血之曰的免虛根差期不的俱渡臨人之劉斬殺之乾愛出郡迎虛鉞問虛根愆其狀虛越殘不應答乾愛不以為惡勅左右取押中鳥皮袴褶令虛曰伐所當服虛越言不須乾愛曰汝可着体上一衣服見桓公邪桓公獲之為刺使虛越竟不肯着

唐書曰玄宗時御史大夫辱適之秦每大禮六品官並服宋而自足以下許通着袴褶如有恠款不合着朱衣袴褶者聽不入自餘應着而不着者請奪俸以徵不恪

西河無繆桑婦以外國異色鋪為補褶

魏百官名曰三公朔賜青杯文綺長袖袴褶一方道威

北疆記曰盧主南郊着黃班補袴

江表傳曰呂範領督出釋襪着袴褶執鞭謂闕下啟事語林夏少特在東不知以閒裴逸民知人乃裹糧寄載入洛從之未至家少許見一人着黃皮裘袴褶乘馬將獵夏問曰裴逸

民家近遠答曰君何以問夏曰其名知人故從會稽來投之裴
曰身是逸民君時可更來時往逸民果知之乃用為西門侯於
此遂知注

傳暢自序曰余年五十歲散騎常侍魯叔虎與先公甚友善每
來往喜與余戲嘗解余衣褶披其背脫余金銀與侍者謂余恠
惜而余笑與之經數日不索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五

